

積學齋叢書

第

冊

續學齋叢書

卷一

詩

臨川蒼閣

古吳姚孟起題

南陵徐氏
校葉

臨川答問

儀徵劉壽曾述

問睽九二爻辭遇主于巷程傳謂臣委曲以求遇君其說然歟

答曰王弼舊注云處睽失位將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處睽得援雖失其位未失道也似勝程傳委曲求遇之說世豈有君臣之間委曲求遇而猶爲未失道者乎姚惜抱云自周以前言主者賓主也否則大夫家臣以謂大夫也蓋三晉田齊之後乃謂君爲主繫易之時不當有此按姚說是也易卦如豐初爻之配主四爻之夷主曰配曰

夷互相爲主自是賓主而非君臣之謂睽之遇主類此
蓋二雖臣位而剛五雖君位而柔皆失其位不必泥君
臣釋之也睽固謂小事吉也

問易例陰爻居中稱黃有變例否

答曰離六二之黃離元吉解六二之黃矢貞吉噬嗑六
五之得黃金鼎六五之鼎黃耳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
革皆陰爻居中稱黃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非中爻
而言黃者指二言也

問禮記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孔疏謂
繫辭文或據史記謂當在坤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上
豈馬遷得見古本歟

答曰太史公自序云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以爲君子慎始三
句在辨之不早辨上者大約因史公語意揣度之未必
史公真見古本周易也

問禹貢五服之遠近

答曰鄭注甸服與馬注同而自侯服以外馬鄭之說各
異詩殷武疏引馬注曰甸服之外每方百里爲差所納
總秸銓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
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
外更有其地也又引鄭注曰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
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彌之殘

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按馬說惟甸服下所言里指服外言自侯服以下所言里皆就服內言鄭謂每服增五百里則甸侯綏要荒下所言里皆指服外言也孔疏則謂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而又細分之從內而言此爲其道是又皆就服內言也似以疏意爲了當史記夏本紀用禹貢文於五百里甸服上增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甸服在王城外則納總在甸服可知推之侯綏要荒莫不然矣

問禹貢鄭注說總銓枯之別其謂銓斷去藁枯又去穎

吳玉搢別雅駁之然否

答曰鄭注實有未愜無論稹穎皆去混於下文之粟卽去穎留稹仍爲不連粟實而舍正賦孔疏云去穗送稹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稹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稹其說難通合而按之皆疑義也不若訓總爲全禾銍爲半稹秸爲近穗之莖遞輕而粟而米層次井然於總銍秸服各字義皆合蔡傳亦以總爲全禾銍爲半稹惟以秸爲半稹去皮去皮則不可有服遂斷讀服字訓爲輸將承上納總銍秸三層不思統名甸服則莫非服也重言殊贅又隔斷粟米然則粟米非服亦謂之甸服乎

總爲全禾銍爲半稾秸爲近穗之莖壽曾
解禹貢如此師謂勝漢宋諸家舊說也

問禹貢秸服之義又詩生民禾役與秸服有別否

答曰詩殷武疏引馬注有所納總銍秸粟米之語獨無
服字禮器及詩甫田疏引鄭注於甸服一條綦備亦獨
不訓服字是馬鄭本注文殆無服字而史記夏本紀漢
書地理志有之今未敢輕疑其衍惟以秸服連文得義
庶幾可通服者稾皮猶魚皮曰魚服也生民之禾役卽
禹貢之秸服毛傳云役列也列蓋梨之段借廣雅綦穰
謂之梨廣韻穰禾莖則禾莖亦爲穰禾穰亦得稱梨疏
謂行列失之

問牧誓亞旅蔡傳以亞爲大夫旅爲士亞旅爲二官他

無所證何歟

答曰左氏文十五年成二年傳杜注皆謂亞旅爲大夫
蔡傳之說鑿空無據況其下師氏秋大夫中間獨夾一
士亦錯雜不倫王西莊駁之是也

問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先生定爲周公代武王之辭博
而篤矣繹康成注似亦謂以武王之命臨之可從否

答曰康成以誥爲周公代成王語孟侯稱成王朕其弟
小子封則公命康叔之辭一篇之中作兩般語氣不如
徑作代武王一破支辭無庸更圖鄭說

問詩八月萑葦何以爾雅有葦無萑

答曰釋草有萑葦特彼指茭蔚與詩萑葦別耳若釋鳥

之萑老鷄則別爲一字蓋彼作萑此萑葦之萑當作萑而今省文遂與之混

問七月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說詩及孟子者各異宜何從

答曰詩箋勝孟子趙注趙注又勝朱子兩說

問毛詩琕琕凡兩見篤公劉傳謂下曰琕上曰琕瞻彼洛矣傳謂琕上飾琕下飾宜何從

答曰自全刀言之琕在琕上琕在琕下琕在琕末故可云琕上飾琕下飾又可云下曰琕上曰琕兩傳互文見義疏亦無歧惟左桓二年藻率琕琕杜注琕佩刀上飾琕下飾上下與傳互訛又誤以琕爲刀鞘飾耳

琕卽琕之異文

問常棣詩序謂閔管蔡之失道而作是目爲成王時詩而於魚麗則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是常棣作於文武時矣鄭氏詩譜從常棣序誼而鄭志答趙商問則用魚麗序誼宜何從

答曰常棣一篇左氏傳引富辰之言謂召穆公作國語謂周公作內外傳皆左氏著而說不同韋昭國語注及詩孔疏竝云詩本周公作召穆公重歌之魚麗序乃以爲文武時詩究與常棣序自相矛盾竊疑序非子夏作且非出一人之手也

問詩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以黃流爲黃金流鬯鄭箋直以秬鬯爲黃流疏申箋誼謂瓚中赤而不黃

由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
朱傳沿此而增入築鬱金煮而和之一說近儒王船山
詩經稗疏辨朱傳誤解築字及鬱金煮酒之非其說可
從歟

答曰王氏以流爲句說從毛傳善矣然不云鄭與毛異
而謂朱子盡反毛鄭則誣甚周禮肆師鄭注引先鄭云
築香草煮以爲鬯又鬱人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引先
鄭云鬯香草是朱傳築鬱金煮而和之實本康成鬱人
注說王氏轉謂反鄭何耶鄭固謂築爲百二十貫之香
草安見朱子誤爲擣築之築又百二十貫爲築計之蓋
千二百葉王氏誤爲二十貫而云二百葉是葉數無幾

何足煮以爲鬯哉又案考工記鄭注鼻勺流也注禮旣以流爲勺而箋詩不以流爲勺者蓋以禮云黃金爲勺青金外朱中央是勺非中央而中央朱而非黃故以黃流爲酒之黃色在器流動今不睹瓚制難揣在中之義雖主毛傳仍未敢執鄭注禮之說以攻鄭箋詩存而不論可矣

問閼宮詠禘禮魯僖公詩也春秋僖八年亦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魯之僭禘豈始於僖乎

答曰成王賜魯重祭記有明文惟呂覽云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劉原父據此以駁明堂位謂僭禮由惠公之請非賜於成王之世此一說

也從無以禘爲始於僖公者闕宮所詠蓋頌僖公能修廟祀之禮春秋之書禘蓋嫌異常非謂禘自此始皆未見其爲始於僖公也若孔安國解論語禘不欲觀以魯逆祀躋僖公則與朱子集注非禮之說不同然亦非謂僖公時事也

問春官大司樂用樂合分之別

答曰合樂用六代據薦馨之後正祭言之分樂用一代以下神如雲門以祀天神六條是也古者祭備六樂而正祭初獻之樂尤重故敘其先後有六者之別所謂分樂而敘之明合之弟又分也

問周禮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珠玉似亦玉名非

二物也左傳賈服注謂瓊瑰珠玉杜注亦云食珠玉含
象豈珠玉卽含玉歟

答曰玉府有大喪其含玉之文則珠玉非含玉也或據
下文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
經兩珠字古皆作夷珠玉卽尙書顧命之夷玉夷之義
爲陳蓋陳設之玉與服玉佩玉爲類其說甚辨但須改
字非敢徑言耳

問萬充宗學禮質疑於禘禮盡駁相承舊說謂禘禮每
歲舉行同於時祭說可從否

答曰此臆說也春禘秋嘗僅見於祭義祭統證之羣籍
皆不合宗廟之禘止有二大禘爲終王之祭無定月自